

雨樱

长安◎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

雨樱

长安◎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雨樱/长安著. —兰州: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08.8
ISBN 978-7-80587-924-6

I. 雨… II. 长… III. 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130179号

书 名	雨 樱
作 者	长 安 著
责任编辑	王红梅
封面设计	石 璞
出版发行	敦煌文艺出版社(73003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印 刷	天水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1.375
字 数	230 千
版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书 号	ISBN 978-7-80587-924-6
定 价	26.00 元

(敦煌文艺版图书若有破损、缺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人说“写作是一项艰苦而孤独的工作，而写书的人却不一定都是天才和天生的理想主义者，有时候也会偶然地出自一个极其平凡的孤独者的手笔”。我非常同意和赞赏这个观点。因为世界之雄大，天地之广阔，反映人类为生活拼搏、同自然斗争的素材层出不穷。职业作者繁忙，无暇顾及发生在生活角落、潜在的或某种带有时代色彩和特征的素材，于是汇拢点滴这个义务很可能就由一些业余爱好者去完成，由他们去填补这个空白，从而补充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也许我属于孤独人的行列，于是把自己深深地埋在一个孤独的圈子里，默默地写起我心中那孤独的故事来。

我总想把这个故事奉献给人们，让世人从这个孤独的故事里或许能悟出点什么来，我的目也就达到了，于是我写了。由于我的平凡，我写了整整两年，现在我终于写出来了，把它奉现给伟大的世人。

请翻开故事。

第一章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片茫茫的大海,这就是我要讲的故事的开端。

海,似乎总是那么湛蓝湛蓝、那么平静,站在它的面前,即使人感到泓涵壮阔,又有点飘渺神奇,难怪人们一望到它就感到心旷神怡,它也最容易使人遐想或勾起无穷无尽的回忆。因此,每逢我神驰于习习海风吹拂着的渤海滩时,就想起我年轻时代在这里所经历的一段故事来。

那是和一位日本孤儿的偶然相遇。说起来也算是一段奇缘,因它确是有点离奇,离奇的并不是故事的本身,而是我和这位孤儿的最初结识过程,按一般人惯例这种结识方式似乎不那么合乎逻辑,不能令人接受,但事实却确实实实在在地发生了。

一提起孤儿,人们会立即把孤儿同某种灾难相系起来,再想象着他们那幼小、孤独、凄惨、急待救援的可怜相。当然人们更多的还是关心他后来怎么样了?命运又是怎样在设计着他,使他在生活中遭遇种种跌撞坎坷。假若真想了解,不妨随着我的笔头牵引,把目光投向滔滔的渤海边,那里有一个对水伫立、望洋悵叹的白色身影,她——就是我要给大家讲叙的故事中的主人翁。那是发生在1958年的事情,当时青岛这个海滨之城正处在炎酷的夏季,风光旖旎的海滩便成了人们清神避暑的理



想胜地。

记得那是一个星期日的午后，躁热难耐，我便想到海边去吹吹风，于是顺手拿起一本平日正在读着的杂志出了门。

踏上栈桥，迎着扑面而来的海风漫步，走向栈桥端部凉亭，坐在亭栏上举目眺望，不但可以看到远处海浪拍击岸礁时激起的白色浪花，还可以聆听到气笛鸣啸声，桅杆林立、舢板穿梭，好一派奇伟壮观的喧腾景象。

我正在凝目观景，隐约中听到一声长长的叹息声，这使我不由地把视线转回到这个小小的凉亭里来，并极力去搜索那叹息声的所在。突然，我的视线落在一个向水凝视的背影上，虽然看不见她的面容，单从背面观看就觉得她与众不同。她身材颀长，婷婷玉立，光泽的头发又黑又浓，松软而整齐地披垂在衣领上端，鬓发在微风中翩翩起舞，衣着色彩单调，从上至下一身素裹，包括一双球鞋都是白色的，从服装的裁剪式样来看，是当时最流行的学生服。只见她微微仰面，眺视着大海远方，久久、久久地伫立着。后来她低下头，双手在胸前抚弄着什么，接着双肩有点抽动，于是又是一声长叹……虽然是低低的，但从肩部的抽动来看，觉得是那样的深沉、凝重，可以断定，那是一种发自肺腑的惆怅。她不是在观光赏景，却在凭空悒叹，为什么！？这引起了极大的好奇。于是我便起身移步，情不自禁地向她走去，当我侧近她偷偷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只见她满面愁容，泪水涌涌，像断了线的串珠，坠落于海水之中，我又惊愣了。

一声笛鸣，打破了沉静，她微一震动，急忙用手帕拭了拭泪迹，抬头转身，却恰好与我窥视的目光相对，于是我在心里又“啊”了一声，好一个妙龄奇美的少女！她有点不好意思地垂下眼帘，嘴角边拖着一丝羞涩的微笑匆

匆地走下桥去了。可是我目送着她,却陷入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恍惚中……

说来实怪,世上会有你突然遭遇的人或事激起你心中的某种情怀,平白掀起你胸中的波涛,搅得你神思不宁。我现在确有了这种感受,这种感觉如果是对异性,也许并不奇怪,可是对于跟她是同性的我来讲,是难于被人理解的。谁能料想到,我从痴懵中醒来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要找到她,于是像被索魂似的急忙奔下桥去,在沙滩上、岩石旁搜寻她的影子,但很失望,她已不知去向。于是我便在沙滩上慢踱着,慢踱着,直到很晚了才拖着懒怠的步子,带着失落回到家里。

说实在的,我很想从脑子里驱走这个让人牵挂的影子,可是不行,我一直都没能把她赶出我的脑海,好像我的脑袋是专为她而存在似的,睡在床上辗转反侧不能入静,脑子里不断回味起她在海边的情形,清素的衣裳,满面泪痕,坠于海水中的泪水像颗颗发亮的珍珠,好像还能看到它在水中随波向前耀动一样,那么晶莹,为什么?!我反复地想着这个问题,没有答案。

假如再能见到她,一定要揭开这个谜,好奇的我下了这个决心。

第二天傍晚,我匆匆吃过饭刚要出门,母亲忙过来拦住我说:“怎么又要出去?今天才下过雨,天气不算太热,累了一天了,就在家里歇歇算了,看你昨晚回来那个样子,不知是中了哪门子邪气,怎么好端端地出去,回来就像掉了魂似的。”

“哎呀,妈!我不是好好的嘛,哪里中的什么邪哟!”我轻轻地拨了下母亲的手说。

母亲疼爱地嗔视了我一眼说:

“我看如果不是中邪,就是……有了什么心事。”母



亲又盯住我笑笑：“闺女大了呀，你不说妈也知道，要是真有那事啊，早点给妈说啊。”

“妈……”我撒娇地睨视了母亲一眼说：“就你一天瞎猜，我只不过想出去走走，可又有什么心事。”

母亲一向宠爱我，凡事总是顺着我，她见我撅起嘴，再没有说什么，指了下我的额头道：“鬼个头，那就快去吧，可早点回来，别太晚了，啊……”

“哎！”我答应着就跑出了门。

女性总是过于敏感，我知道妈妈心里在想什么，不免觉得好笑，但我无心多想这些，也无意观赏沿街繁华嘈杂的景致，便急忙朝海边奔去。

海滩上已是热闹非凡了，欢奔着的孩子们不时俯下身去拾着五颜六色的贝壳，有时候他们会因为一个好看的贝壳相互争闹起来，甚至还会哭着扭打在一起，但很快又会言归于好，相互嬉戏。年轻的恋人们成双结对，有的在沙滩漫步，有的在岩礁丛中并肩穿行，也有的在礁峦间促膝相靠，并肩相依，年轻的姑娘脉脉含情，偎依在恋人的肩臂中，相互倾吐着人世间最真挚迷人的话语，景与物的吻合，构成了一幅温馨的画卷。

我踩在沙滩，神似漫游，眼睛却四处梭巡，不久便在一处临海最高的岩石上发现了她，只见她促膝而坐，对海凝望，旁若无人，远远望去，恰似一尊披着晚纱的大理石塑像。我登上起伏不平的岩礁，悄然来到她身后，许久许久地望着她，一时间倒觉心中彷徨起来，不知道该不该惊动她……突然我听她轻轻地哼起歌来，那声调忧戚而沉缓，似哭、似唱，于是我屏住气息竭力静听着，歌词的大意是这样的：

隔海望乡泪汪汪，

朦朦白雾似屏障。
望穿双眼无处觅，
却似迷离在汪洋。

隔海望乡泪汪汪，
滔滔海水寄衷肠。
昼转明月落复旦，
南柯梦中塑爹娘。

隔海望乡泪汪汪，
流落孤儿空惆怅。
帆不扬归不了航，
何时才能回故乡。

“呀！”我望着她歌罢沉吟的样子，心中更是疑问团团，我再也按捺不住冲动的情绪了，情不自禁地在她肩上按了一下——只是轻轻地一按，然而谁又知道，按下去的力量却是那么出乎意料的重，这使沉吟中的她猛地回过头来，眼神里流露出愠怒和吃惊，当她看清又是我时，紧张的情绪似乎松弛下来，她仍然没有开口说话，但睁大的眼神好似在向我发问：“你要干什么？！”

我没有被她的目光所慑，却望着她的脸在发懵，的确，她实在太美了，美的有点让人想不通，想不通造物主为什么把美的特征都集中在她一个人身上。鹅蛋形的脸宛如无瑕的玉，又好像刚刚坠于巢的嫩蛋，白润细薄中呈现出粉色的透明，直鼻秀眉，一双眼睛好像蕴藏着两个美丽的梦，薄薄的嘴唇娇小而棱角分明，鲜红润泽。她此时没有笑，但不难想象，倘若启唇一笑，定有两排珍珠般的玉齿会露出来。



我微眯着眼盯着她想：“难道她真是传说中的仙女下凡，还是水晶宫里的龙女登岸了？难道人世间真有敢与神仙媲美的女子？”我有点迷惑难信了。忽然，她收回盯视我的眼睛轻轻地咳嗽了几声，这时我才发现她身体单薄、娇弱。

夜幕快要降临，已是桅灯萤亮的时刻。

我看她还没有走的意思，便用试探的口吻缓声对她说：“这么晚了，还不想回家吗？”她抬起头来瞅了我一眼，没有吱声，却顺从地点了点头，然后默默地站起身，朝岩下走去。我跟在她身边低声问道：

“家在哪儿？离这里远吗？”

听到这话，她收住脚步，用忧郁的目光朝我看了一下，又低下头去沉吟地说：

“我这儿没有家。”

“那，家在哪儿，你现又住什么地方？”我紧接着问。

“小客栈。”她轻轻地回答。

“哦？！是因公出差？还是……？”我自感问得很不妥当，因为像她这个年纪不可能是因公外出，说不定还没有参加工作呢，她不是还穿着学生服吗？还有，虽然她忧心忡忡，但年轻的脸庞还带有孩子的稚气，是什么原因使她这么小的年纪心灵上就负起重荷？我猜测着。

“不，我是来寄思的。”她神情忧愁地说。

“寄思？噢——，我明白了。但不知寄向哪里？就你一个人？”我进一步探索地问。

“嗯。”她轻轻点头。

“这里有亲戚？”

“没有。”她摇摇头。

“那就住我家吧！”动了恻隐之心的我不假思索地冒出了这么一句，这使她也感到十分惊讶，比刚才被我重

重按时还要惊讶得多,所以她立刻停住脚步,以审视的目光扫视着我,好像怀疑我不是个骗子就是个神经病患者似的。大概因为我也是个女性的缘故吧,她才没有调头离开,我也很为自己的唐突感到几分窘迫和吃惊,尽管好奇心使我想了解她,但非亲非故的突然把人家往家里邀请,也确实不太正常。但已经冒昧地发出了邀请,我决心按照自己的思路去试一试,假如她不反对,我愿意跟她交个朋友,这样既满足我的好奇心,又可以减轻她的孤独,有什么不好呢。也许她从我脸上没有发现使之可疑之处吧,于是她低下头去,半晌才喃喃低语道:

“这……能行吗?”那说话的神情不像是问我,也不像是对她自己。

我赶忙诚恳地说:“能行,能行,为什么不行呢,你是说我们从来不相识是吗?我们现在不是已经认识了嘛,你又是一个人这么孤独,我也是和母亲两个人生活,没有其他人,说不定我们会成为好朋友的。可能你会担心我妈妈,这你放心好了,她可是个热情、善良、好客的老人,只要是我的朋友,她会像亲闺女样待你,再说你既然是一个人,又何必多花那份住店钱呢,看样子你很喜欢大海,如果你高兴,我可以天天陪你看它,怎么样?”

奇怪,我简直是在求她了。可是她依然持一副戒备模样,再度低头不语,我知道这是每个少女特有的自我保护。可能是因为看到与她年龄相仿的我眼里流露的是真诚和期待,于是她毅然地、微笑地点了点头,我高兴地拉起她的手说:

“走,现在就去客栈结账。”

我们回到家里,已经是晚上九点了,一进院门就看见母亲带着老花镜在为我缝制一件夏衣,本来母亲晚上

一般是不做针线活的，可能因为挂牵我，才坐在灯下随便缝几针，聊以排遣寂寞。这时妈妈正好停住手里的活，用手将眼镜往鼻梁上推推，向窗外眺望，我站在门口大声喊道：

“妈，我给你带回来啦。”

“带回什么来啦，没头没脑的。”母亲咕哝着说。

“我的心事啊。”我打趣地随即将她向母亲跟前推：“怎么样？还满意吧。”

母亲愣住了，茫然地指指她问：

“这是……？”

“哦，”糟糕，这时我才想到到现在还没问过她的名字呢，真荒唐，我自责着。只见她对母亲温和地颌首笑道：

“大娘，我姓柳，叫柳英。”

“柳英”，好名字，我心里咕哝着，然后冲母亲逗趣地说：“怎么？没想到吧，我知道，你想要个女婿，我却给你带来个女儿，这么漂亮的女儿，你一定高兴，是吧，妈妈？”

说怪真怪，妈妈真像看到了久别重逢的女儿一样，用眼瞄着柳英看个不停，老人两眼笑成一条缝，拉着柳英的手连连说：

“高兴高兴，高兴啊，多一个女儿我还能不高兴，我说昨天她回家来那副相，原来就是为着你啊，是怪叫人牵心的。”母亲又指指我对柳英说：“她一个人也怪孤单的，有你跟她做伴我也挺高兴，姑娘多大啦？”母亲问。

“十七。”柳英答道。

“噢，跟她差不多。”母亲指指我，“她叫向月坤，比你大一岁，有对象啦？家住哪里呀？”

那些年代女孩子长到十七八就成大人了，所以老人

一张口就先问这些，好像这是他们对年轻人最关心的事，又像老年人习惯性的口头语。柳英抿嘴不答，我赶忙扯了扯母亲的衣服，母亲醒悟地噢噢了两声，随即将柳英按在椅子上坐下说：

“你就放心地住这儿，孩子，住几天都行。如果你愿意呀，我可真想收你做个干女儿呢。”一面说一面不住地为柳英捋头发。

看着妈妈的表情，顿时一股温馨的暖流注入心房，多慈祥的母亲啊！我想，但却故意生气地说：

“好啊，妈妈看到新女儿就不理我了，我可要吃醋了，要不然啊，”我转转眼珠说：“我就走。”说着故意转身往外走去。

妈妈一时没醒过神来，忙冲我的背影连声喊道：

“哎，哎哎——”却说不出一句话来，我停住脚步，暗中失笑，转身做了个鬼脸，妈妈明白过来我是在捉弄她，便白了我一眼道：

“调皮鬼，就你会出事弄点子。”转身又向柳英说：“两个女儿我都要，一个也别想离开我，我要像拴牛崽子一样，把你们都牢牢地拴在我身边，看你们哪个给我跑。”

发自母爱的幽默使我和柳英俩相视而笑，接着又听母亲说：

“饿坏了吧，到这时候了还没有吃饭，我给你们拿去。”说完，花白的头发消失在灯影暗处。

晚上，我和柳英挤在我的单人床上，她大概觉得这里确实比较安适吧，不一会就睡着了。我望着身边睡态妩媚的柳英，想这也许就是俗话说的有缘千里来相会吧，不然我跟她素不相识，却为何平白无故地对她如此“痴情”呢，不由又想起白天我同母亲的那段对话来：“妈

妈,妈妈,你如果把我生成个男儿,你的愿望也许……”我瞟了眼柳英,不由为自己的无聊哑然失笑,于是也侧身入睡。

柳英在我家住下来了,我们相处得很好,也很投合,但我知道,她住的不会太久,因为她是来寄思的。因此,为了在短期内更多地了解她,我便凑了几天的公休假,几乎是每天都陪着她。我和妈妈都很喜欢这个偶然来到我们家的客人,她手勤、乖巧,常常帮母亲干这干那的,而且温柔娴静、温文典雅。

这天我们又来到海边,登上她坐过的那块岩石,看着浩瀚的大海还真有点飘飘似飞,荡荡似航的感觉,难怪她喜欢这块地方。我们并肩而坐,浩浩邈然无际,远处海天一线,可望帆影点点,望着这静如沉睡的海面,我们谁也没有说话。许久许久,我才侧过头瞅着陷入沉思中的柳英说:

“柳英。”

“嗯。”她轻声应着。

“有件事想问问你,只是不知当问不当问?”

“什么事?你说吧。”她依然注视着前方。

“我们相处已经几天了,可我始终没敢开口问你,因为你情绪低沉,怕引起你更多的伤感,可我又不能不问,所以……”

“所以今天把我约到这儿来就是要问个底朝天对吗?”柳英冲我一笑说。

“是的。”我冲她笑笑说:“因为你有一种神秘感,我老觉得你好像有沉重的心事,特别是像你这样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整天在海边徘徊、怅叹,到底为什么?从那天我听你哼的歌词来判断,你好像是在想家?!”

“我唱的歌词?!”她惊怪地问。

“是啊，我都听到了，因为你当时神情太专注，所以没有发现我早就站在你的背后。”

她听了后不好意思地朝我笑笑，又羞涩地低下头去。我继续说道：

“你不是说寄思吗？这么说那是你自撰的《思乡曲》了。那么，你的家到底在哪里，可以告诉我吗？”

话没说完，就见她眉心一蹙，泪花在眼里打转，我赶忙安慰道：“柳英，不要难过，我不知道你心里的苦痛有多么深，但我想你如果把我当作你真正的朋友，就向我倾诉出来吧，这样不但可以减轻你心中的重压，而且可能的话，也许我能为你排解点忧愁。”

柳英抬起挂泪的脸对我摇摇头，苦涩的笑容里含着感激，她转过头，冲海的远方扬扬头：

“我家乡就在海里。”

“在海里？！”我茫然惊语地盯住她：“难道我真的……？”

“真的是什么？”她望着我惨然一笑问，“真的遇见了海龙王的女儿是吗？哪有这种荒诞不实的事。”接着她又深深长出了口气说：

“说真的，坤姐，不知为什么，一开始我就有种预感，你可能是我的知音，这种奇怪的感觉也许就是因为你是我有生以来所遇到的第一个同情者的原因吧，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同龄人真正地想了解我，所以我的苦情也当然只能对你倾诉。真的，坤姐，我的家乡是在水中，因为它是个岛国，我——是个日本人，说确切点，我是个日本孤儿。”

“什么？你是日本人？”我在心里惊喊道。

一听说她是日本人，霎时一股明火冲上头，不由用敌视的目光悻悻地盯视了她好一阵子，可一转念，在心



里狠狠地骂了自己一句“荒唐”，她像始终注视着大海的远方，所以这个瞬间的情绪波动并没有被她发现，这使我暗舒了口气，于是我催促道：

“那就对我讲讲吧。”

柳英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第二章

1943年秋天的一个下午,由东向西,一列长长的列车开进了济南站,火车头爬过站中心一段,在第一站台徐徐待停。乘务员手持喇叭放开宏亮的嗓门:“各位旅客,现在列车已到达终点站——济南车站了,请旅客们整理好你的行李准备下车,准备下车,祝旅客们健康发财……”

尽管乘务员的声调和缓婉转,可二等车厢里的秩序却跟它很不协调,随着乘务员的喊声,车厢内顿时掀起一片骚动。那些穿西装挂长衫带礼帽的人为了显示自己有教养,倒还挺斯文,可那些穿和服足蹬木屐的日本人,大多都是些妇女和孩子,还有随手可提的大包小件,看样子都是些从其他地方来探视或者是来落户的日本人,携带着这么多的累赘东西,自然都想早点冲下车去。所以车还没有停稳,就有人拖大拉小地开始向车门口拥了。

在那个战争年代里,就是那些自谓有身份的中国绅商阔佬,在日本人面前也不能不觉得自己矮三分,因此,没有排在前面的人,自然是不敢硬朝前挤,只得自谦地向后留留步。

车厢走廊上挤满了人,还夹杂着孩子的哭声、叫声和母亲们不耐烦的叱咤声,一时车厢里像开了锅似的乱了套,待车刚一停稳,人们就潮水般地倾泻出来。